

■ 官场争斗

■ 腐败手腕

■ 欲望膨胀

■ 隐私曝光

■ 揭露官场

■ 展示恶丑

王跃文/著

人生仕途讽刺小说

SHENGGUAN

升官

说什么阿Q、阿猪、阿斗、西门庆，
我高某哪点都比他们强？
有才有德不如有福，
升不升官无所谓，
糊涂风流，美哉、美哉……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长篇讽喻喜剧小说。自《儒林外史》面世二百余年来，只有《围城》可算此类作品（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是中篇，不计）。小说的主人公高举是个典型的草色混混儿，其最大的特点是浑浑噩噩的人生观和“小叫驴”般的阳具。他读过中学，进县城造过反。当他高举长鞭抽向一个个“敌人”时，让人想起阿Q手执钢鞭的模样；当他追逐银、瓶、梅及其他种种女人时，让人想起西门庆；当他混吃混喝、笑话百出时，让人想起猪八戒；而当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、连连上升时，更让人想起阿斗。正所谓“有才无德不如有福”。他不学无术，无才无德，非忠非善，非奸非恶，却官星高照，幸运至极。从一个偏僻山村代销点的小小营业员，一跃成为国家干部，到县、地、省、科级、处级、厅级稳步上升，直至省政协副主席，简直如有神助，令人叹为观止又哭笑不得。语言幽默诙谐，情节曲折跌宕，人物生动可信，让人在轻松中阅读，在轻松中沉思，最后发出一声哑笑：只好如此……

自序

高举的身影，在我眼前晃了若干个年头了，似乎有一种不钻进我的小说里充个角色就不罢休的劲，但我一直犹豫着不敢接纳，因为此前，他的形象总不够完整，有时候是一个身子，有时候是只胳膊，有时候只有一个轮廓不很分明的脸。直到我动笔前半年，他忽然鼻眼清楚手脚齐全地跑到了我面前：傻不叽叽，又牛皮哄哄；不像个好人，也不像坏蛋；反应特迟钝，对女人却分外敏感，楼道里一有脚声，只要是女人的，他保准要转过脸去瞅一瞅，对着远去的背影咽口水。我心里便有些鄙，刚要哄他出去，他转过脸来了，说笑不像笑，说哭又不像哭地对我说：“你再不答应，我就不走了。”说着，一屁股坐到门口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一时有些傻眼，便问他：“让我写你不难，你得说说，你有什么特别处？”我想看他能不能说动我。他赶紧站起来说：“我有许多第一！”马上列举了他有15个字长的名字，还有……我摇了下头，制止他说下去。他赶紧又说：“我有福，能当官！”我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我问你都有什么本事？”不料这一问把他问哑了，吭哧半晌，有点抱怨地说：“你知道我什么都干不了，只好当官，还问！”我想吓他一声，忍住了，还问他：“你怎么看待成功？”这次他竟能脱口而出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男人最大的成功，是让女人满意！”我一

皱眉，他赶紧又补充说：“我认为猪八戒比孙悟空聪明！”我有点明白了，这阿物儿不过是生活中的阿 Q，官场上的阿斗，女人队里的西门庆，取经路上的猪悟能。我顺手写了一联扔给他，道是：

兼阿 Q 行、阿斗福、西门能、八戒德，紫莽乌纱不离身，
成也女人，败也女人；

由村升乡、乡升县、县升地、地升省，铺红盖花终一生，
进也官身，退也官身。

要动笔了，却又怀疑，写这么一个人，有什么价值？有什么意义？转而又想：老 Q、阿斗、西门庆、猪八戒又有什么价值？有什么意义？我笑了，笑自己的犯昏，把生活和小说弄混了，生活中无价值、无意义的东西，小说中说不定价值无穷呢！

是为序。

作 者

2002 年 2 月 28 日

●目录

自序 / 1

第一章 高举其人

1. 造反有理了 / 1
2. 水泉县的“西门庆” / 6
3. 遭逢大小“癞皮狗” / 12
4. 以革命的名义 / 15
5. 少了项“第一” / 21
6. 造反又没理了 / 27
7. 不是闲，实在是无聊 / 31

第二章 快马轻裘过重关

1. 干不了别的，只好当官 / 37
2. 姚玉虎踞关索烟 / 41
3. 张科亮违心称赞 / 47
4. 尚秀秀嘴里下刀子 / 53
5. 陈万和引火烧腓 / 57
6. 不看僧面看佛面 / 65

第三章 捅个娄子，升到地区

1. 又少了项“第一” / 69

2. “四美”惊山城 / 75
3. 一声娇霹雳 / 79
4. 花打蝴蝶风裹雨 / 84
5. 四个“第一” / 92
6. 抓阉 / 99
7. 隔山买牛 / 105

第四章 再捅个娄子，升到省里

1. 夸车 / 113
2. 煮酒论“第一” / 124
3. “大眼睛”风波 / 131
4. 仗义闵安国 / 135
5. 省委大院里的人，没有平着头出去的 / 142
6. 大学生 / 152
7. 带风上朝 / 158

第五章 运交桃花，福气磨不掉

1. 得讯 / 169
2. 家宴 / 175
3. 男人最大的成功是让女人满意 / 183
4. 摸过女人的手不吉利 / 192
5. 妙女人 / 197
6. 来了位省舅 / 206

第六章 旁门通正殿，副官变主官

1. 上任 / 213
2. 高厅长的“隆中对” / 218
3. 调查组 / 229
4. 办公用品 / 236

- 5. 悟性 / 243
- 6. 道友 / 254
- 7. 论文 / 259
- 8. 赞助教育 / 265
- 9. 诸神灭牛 / 273

第七章 万劫不坏金身

- 1. 败兴的女人 / 279
- 2. 冯希森坏了事 / 285
- 3. 三请“周瑜” / 291
- 4. 孔雀东南飞 / 297
- 5. 一个工厂死了 / 303
- 6. 夜观天象 / 308
- 7. 扫黄办主任 / 314

第八章 官路单行道

- 1. 工厂门口的狗 / 321
- 2. 阿门八 / 325

成在女人，败在女人。

——谶语

第一章

高举其人

1. 造反有理了

在苍凉的西北荒原深处，有一个水泉县，县里有个羊路公社，公社里有个青草湾大队，大队里有个鸡肠子河生产队，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，村里有个一间房的小代销店，营业员是个歪柯杈树似的小伙子，叫高洪。这里偏僻，但出人物。高洪就时常幻想，能发一笔大财，或当一个大官，但生不逢时，却憋屈在这里。要不是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只怕他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大山的皱褶。然而，传来了消息，说是原先当官的，都被打翻在地，原先挨过整、受过批的，都得了势，这使高洪很激动，心急火燎地想到县上去看个究竟。

高洪是本县曹家凹人，父母亲都是农民。那一年，国民党抓兵，他父亲逃了，家里的活全丢给了女人，正是麦黄时节，哪里忙得过来，村里一个姓吕的瘸腿老光棍主动来帮忙，女人

自然高兴。老光棍帮忙之余，言三语四地玩笑，她也没往心里去。一天忙完，要回家了，老光棍不知是否有意，竟当着她的面掏出那个东西来撒尿。女人一抬头看见了，吃了一惊，心里突然一动，脸不由就红了。这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喊他“老瘸驴”。老光棍见她红了脸，嘿嘿一笑。女人乏累了的人，吃过晚饭早早就睡了，却梦见一匹神骏的白马骑着她，她快活地呻吟，竟怀了孕，后来就生下了高洪。

小时候，高洪是娃娃头，经常领着一帮不喜上学的半大小子，在村里逐鸡打狗，搅得全村不得安生。他生下来小鸡鸡就明显比别的孩子大，刚一岁时有小手指那般粗，到四五岁，便翻开了外皮，像成年人一样吊着甩来甩去，大女子小媳妇都不好意思往那里看。有个会摸骨的瞎子说，这孩子不一般，有福，但“成在女人，败在女人”，要能过了女人关，就平顺了。高洪那时正垂涎兰子，便兴高采烈地说：只要有乖女子和我好，管他成啥呢！从此更看重那个“鸡”，觉得那是“不一般”的根本，还时常得意地展示给小伙伴们观赏。上初中时，在女生面前卖弄，被告发，再加上他学习太差，没毕业便令其退学了。他父亲也恰在那时去世，家里十分困难，马安定县长下乡去见了，心里不忍，弄到县人委去当了通信员。他仿佛有特异功能，手上长眼睛，能看出人家的信里有粮票和钱，就拆了拿走，不想叫马县长知道了，没表扬，还狠狠批评了一顿，调到了县商业局。在县商业局，又显出他的早熟，十六七的人，每天只在“十姐妹商店”里和女售货员搅，又被调到县供销社。县供销社女的少，目标容易集中，他便盯住了尚秀秀，尚秀秀是供销社主任张科亮为他侄儿准备的媳妇，恼了，正好查出他管的库房短款，恼上加恼，就把他弄到羊路供销社去了，公社供销社的冯明才觉得他不好领导，想了个办法，打发到了鸡肠

子河代销点。

高洪觉得：他所以被“流放”到鸡肠子河，是冯明才的迫害；所以到羊路供销社，是张科亮的迫害；所以到县供销社，是县商业局胖局长的迫害；所以到县商业局，又是马县长的迫害。归根结底，大根子还在县上。他一肚子的义愤，恨不能把这些混蛋统统打倒，过去没有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岂能轻饶了他们。

他刚锁门准备走，不知谁家的麻母鸡在院里觅食，竟像人哭似的“呜呜呜”打了一下鸣。高洪的手不由一哆嗦，愣一阵，拾起个瓦片，恨恨向鸡甩去。没打着，母鸡呱呱哒一声叫，飞逃出去了。高洪却愣在那里，母鸡打鸣不吉利，还去不去？他不由想起昨夜的梦，想找个人说说，给他排解排解，向大门口看，门口静静的，只有门洞里冷寂的阴影和大门外淡漠的日光。他有个相好的，但平时不敢来，这阵儿当然更不会来，但他却盼着。

他犹豫了一天，第二天终于忍不住，还是去了。快到县城时，耳朵里就钻进了语录歌：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，千头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！”一下拖拉机，他立即被满天的低音、满墙的标语和“大字报”吸引，眼睛刚扫到打倒“张××”“马××”的大字报，耳朵里立即又钻进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×××”的声音，头脑很有些应接不暇。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，恨不得浑身都长上眼睛、耳朵。

忽然，北街传来一阵“打倒”的呼叫，还伴有“当——当——”的破响。高洪是爱看热闹的，立即提了帆布包直奔了响声去。

一队古怪的行列过来了。高洪最先看到的是几尺高的旧报纸尖帽子。破响声——不知是洗脸盆或洗脚盆——就是从这支

队伍里传过来的。两边是散乱的跟着看热闹的人群。高洪还没很看清高帽子上倒写着并打了红“×”的黑字，就从身影认出来了，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县长——现在的马书记，……第三位是县商业局的胖局长，……第七位，也认出来了，是县供销社的张科亮……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他的血在身上涌，在头脑里涌，心里仿佛有个鬼在支使，整个人便和这支古怪队伍化成了一体，手不由自主便跟着举起放下，放下又举起，口里也由低到高发出了“打倒×××”的声音，脚也跟着队伍前进了。他心里有股快意，有股恨意，但还没打算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。然而，他感觉到队伍外的人群中有什么在吸引着他刺激着他。一转眼，他愣了，好像是尚秀秀？不，确凿是尚秀秀！他脚下一滞。这小婊子竟长出一副狐狸精的面孔来了，在围观者的人群中，是那样突出，那样扎眼。……她一定是在关心她的叔公公张科亮而随来的，……小婊子，不跟我好，偏要跟姓张的侄儿好！热血涌向高洪的头脸，他两眼都快喷火了。

一个人，手里提支钢鞭，押解着队伍前进，这时正走在张科亮身后，那支钢鞭在马县长头上绕，在胖局长头上绕，在张科亮头上绕，绕得人心上痒痒的，高洪心里替他喝了几声“打”，他就是不抡下去。高洪忍不住，向前冲了两步，想夺过来自己抡，可一眼看到那钢鞭头上有个核桃大的铁蛋，他一愣，心想那铁蛋要抡人头上，还不把人打死！他停住了脚，左右看看，见另一个小伙子腰里也有一条钢鞭，头上没有铁蛋，便笑了笑，说借用一下，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，就解来了，追上去照准张科亮肩背上就是一下。张科亮没防备，“啊——”的一声惊嚎，身子弹了出去，连纸帽子都甩掉了。回头一看是高洪，知道不好，拔脚飞逃，肩上、背上早又挨了几下。高洪

还未解气，追着打，张科亮直往队伍里钻，队伍整个都冲乱了。

高洪正追，却被人拉住，看时，是县拖拉机站的李歪嘴，他在鸡肠子河时就听说了，李歪嘴现在是“司令”。李司令说：“行了，你不能老揪住一个打。你得听我的，从头上开始，我喊打倒谁，你就抡谁，我没喊的，你不能乱打。”他把高洪拉到了队伍前面。

队伍又前进了。排在最前面的是马县长，随着一声“打倒”，他身上挨了重重的一下。第二个好像一位新调来的副书记，高洪不认识，手便轻了点。第三个是县商业局的胖局长，高洪老实不客气地给了一下。后面的又轻了。打着打着，他忽然想，我又不归李歪嘴管，干么要听他的？他向人群里一扫，尚秀秀不见了，牛劲忽然泄了气，再找张科亮，发现他在队伍后面龟缩着，头上没了纸帽子，反觉比那些有帽子的还狼狈，碰到高洪的目光，立即惊慌起来，一副要逃的架式。高洪心里便有些看他不起，鼻子里哼的一声，心想：你也有今日！他把钢鞭交给原主，装作脱衣服的样，退进了围观者的行列。

这一战，高洪名声大振，“保”“造”两边，没有不知道的。

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该干什么，便有人找来了，都来请他“参加”。各种“野战军”、“造反兵团”、“司令部”，如自由市场，高洪根本闹不清谁是谁，但有一点他是明白了，就是都想请他“收拾”那些“当权派”。所谓“收拾”，就是批斗时上台“架飞机”，必要时拿钢鞭“抡”他们。平时，当然还可以贴“大字报”，打旗，喊口号。这些当然都没问题。那时，闹得最凶势力最大的是孙奎一派，正好县供销社反张科亮的姚玉虎也是这一派，高洪便“参加”了。不久，县上夺权，孙奎当了县

革委会副主任，后来又兼了副书记，高洪高兴，觉得参加对了。

其时，张科亮已经搬出县供销社，和其他“走资派”一起了，高洪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他的房子，也不回鸡肠子河去，就在县城“造反”了。

他高兴的是，这次终于报了仇，还解恨的是，也找了个机会，给尚秀秀脖子上挂了一双臭味很浓的破球鞋游了街。只是这“小破鞋”出落得比先前更丰满了，似乎也更能勾引男人的目光，实在是一件“他妈的”的事。

2. 水泉县的“西门庆”

高洪见许多人都把名儿革了命，男“向东”、“卫东”、“革命”、“造反”等等；女“要武”、“奇志”、“卫红”等等。想想自己，“高举”，虽然老师起名时说过，是“洪运”、“洪福齐天”的“洪”，但音和“混蛋”；“混球”的“混”一样，别人叫时，他总疑那人心里想的是“混”字，又不好问，不好回骂，总觉得吃了亏，何不也改一改？他征求姚玉虎的意见，姚玉虎正写大字报，想跟他玩笑，笑道：“你姓高，干脆就叫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’算球了！”高洪摇头，说：“不好，太长了。”姚玉虎道：“你懂个球！长怕啥！长了才好呢！这个名字才绝呢！水泉县保证第一，你说对不对？”高洪一想也对，笑了，说：“行。我就叫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’！”

他扳着指头数了数：十五个字。

字是多了点，但这名字绝啊！水泉县第一！



13. 【QQ 令】阿 Q 哥，该学习，他能自创“第一”！咱老哥也创了一个：长名字！15 个字，水泉县第一！咱还有一项第一，今天有女同志，改天再告诉你。

名字有了，得宣传出去，高洪想了个妙招儿：找几张红纸写了个“毛主席万岁！”，下面署上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”，贴到县招待所门口。街上的人以为是新大字报，凑过来看，只听一位说：“两条标语，字儿怎么一大一小？”高洪回头看，是位胖胖的小个儿年轻人，不认得，便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什么两条标语，下面是我的名字！”人群中一阵议论：“哟，名字！”年轻人一笑，说：“高！高家庄的高！”高举记得这句话是一部电影里汉奸称赞鬼子的，又瞪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！我这名字，在水泉县、全中国、全世界都数第一！不仅思想红，而且字是最多的！世界上他谁有十五个字长的名字！”

那年轻人眼睛转了转，说：“不对。英国王太后伊莉莎白安姬拉·玛格丽特·鲍依斯里昂的名字就比你长。”高洪愣住了。年轻人说：“不信你数数，十六个字。”他说着，又掐着手指头慢慢数给高举听。高洪也暗自数着，果然是十六个字。他有些不信，说：“你编的，哪有这么个人！”年轻人说：“你学没学过世界历史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名的女强人，邱吉尔称赞是‘最有勇气的女人’，希特勒称为‘欧洲最危险的女人’，谁能编？”高洪不知真假，但见人家说得理直气壮，就有些气馁，声音低了些，说：“那是外国人。在中国，我的名字他没人能比得了。”年轻人又一笑，说：“不对。我们学校一位同学姓无，叫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’，也是十六个字！不信你数数。”高洪又一愣，暗自数了数，果然，没话说了。旁观的人哈哈笑着散了。年轻人嘿地一笑，也走了。只剩高洪无聊地在标语前站着。

他回去说给姚玉虎听，姚玉虎说：“哎，这个容易，你想压过他，再加字儿么。你可以叫‘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

大红旗奋勇前进’么。十九个字，不就压过他了。他要再加，你还可以加么。你就叫‘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’么，二十二个字。你还可以叫‘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’么。二十四个字。对不对？容易得很！”高洪心里懊悔，舔舔嘴唇说：“我当时没想到。”姚玉虎忽然说：“不对，你上当了。姓吴的吴是口天‘吴’，哪有无产阶级的‘无’！”高举拍一下大腿，说：“我上当了！——他妈的，这小子是哪个单位的，我以前咋没见过？”

高洪又得意起来。他正得着意，一位“胡不爱红装爱武装”女士慕名打来了电话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可找着战友了！我改了个名儿，那么多人都不理解，嫌字儿多。他们懂啥呀！这下好了，我有战友了！——你年龄多大，结婚了吗？”

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”同志没有思想准备，听声儿像是女性，又有点像是男性，水泉县不大，县城里的女人差不多他都知道，这位却陌生得很，他稍稍迟疑了一下，那边立即说：“那这样吧，咱们见了面再谈。”

等“胡不爱红装爱武装”女士的那阵儿，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”同志思想可就飞驰开了，正好墙上有一张“飒爽英姿五尺枪……不爱红装爱武装”的女民兵画，他便盯着那画儿出神，想着要是能和这么一位“爱武装”成双成对，那……

他还没有很想出眉目，“胡不爱红装爱武装”到了。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”差点没吓得叫一声“妈！”

她个头儿像郑海霞，往门口一站，屋子里马上暗了一截，一身褪色的黄军装紧巴巴地捆在身上，扣子差点没给绷飞了；一顶发白的旧军帽，别满了大大小小的“红太阳”像章；拦腰

一根皮带，扣在最头的眼儿上，胸前也是大大小小的“红太阳”像章；胳膊上一箍“红卫兵”袖标；年龄么，看样子也就四十来岁。要不是事先知道她是女同志，还真不敢肯定她的性别。她是城关屠宰场的临时工，任务是烫猪、拔毛、倒下水。平时最爱吃猪大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她突然发现自己“是工人阶级”，于是也起来“造反”、“红卫兵”、还“打倒……”因为在“打倒”的内容上和丈夫观点不同，用旧报纸写了张“申明”，贴在县招待所门前，宣布和丈夫离了婚。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“小老保”，一气之下，都交给了丈夫，自己只身出来闹革命，这阵儿正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结为战友夫妻。

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”同志咽了口唾沫，没说出话来。“胡不爱红装爱武装”同志见面前是位二十郎当岁的瘦小伙子，脸虽然黑了些，她倒不嫌，问题是他吃猪大肠的年头太少，便泄了气，不提结为夫妻的话了，谈了一阵“革命”，结成了“战友”。

她刚走，姚玉虎和胡千嘻嘻哈哈地进来了，说：“这母大虫干啥来了？是不是找你配种？要找你配种就找对人了，这母大虫也只有你高大能降得住！”高洪说：“不要胡说。”姚玉虎笑道：“我胡说啥，你看她的个头嘛，那么大的个子，一张×还没有一尺二？不是老叫驴能降得住！”胡千也笑道：“哦高洪，我听姚团长说你的那个东西美实的很，拿出来我们欣赏欣赏，看是真的假的。”姚玉虎立即道：“哦，你们两个比比，小胡的家伙也美实的很，比一比，看谁的大？”

高洪心里得意，不屑地对胡千说：“要比，你一边儿歇着去！咱姓高的没别的本事，那个玩艺儿不敢说全国第一，水泉县第一是稳拿了！”姚玉虎盯一句，说：“不要吹牛，拿出来看